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： 历史与现状 (下册)

MAKESI ZHUYI ZHAXUE JIAOXUE TIXI LISHI YU XIANZHUANG

※ 主 编 袁贵仁 杨 耕 吴向东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WISDOM

Edição Especial

ISBN 978-7-303-10849-7



9 787303 108497 >

定价：88.00元（全二册）

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
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
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

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： 历史与现状（下册）

MAKESI ZHUYI ZHIXUE JIAOXUE TIXI LISHI YU XIANZHU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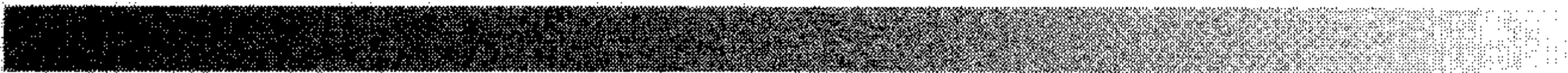
※ 主 编 袁贵仁 杨 耕 吴向东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Marxism Philosophy

下 篇



社会哲学概论

瞿秋白

上海书店 1924 年出版

总 论：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及唯物哲学 与社会现象的关系*

一、唯物主义互辩律哲学是社会科学方法论

哲学的目的究竟何在？何以古代初民思想之中，已经能有所谓高深玄妙的哲学呢？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，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。随后智识渐渐分类、综合、组织而各成系统，就发生种种科学，——从哲学之中分出；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。于是初民的常识一变而成“深奥微妙”的玄谈，——这也不过

* 本章内容选自《社会哲学概论》绪言和总论，并作了删节。文中标题由编者所加。

表面上看来是如此。科学分工的结果，使哲学渐渐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，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；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，于是哲学——所谓“求宇宙根底的功夫”愈益得以深入。然而初民哲学和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对宇宙的认识，——譬如樵夫看山景和诗人游山水，一样的要认一认山和水，——是人生当然的对于智识的态度：“要知道宇宙的根底，要认识宇宙的总体。”赤列尔（Zeller）说：“哲学的职任在于探求‘认识’和‘实质’的最后根底，依此根底而得一切现实。”这是不错的。然而立刻就发生新问题：能不能当这“认识之根底”是离那“实质之根底”而独立的东西？答复这一问题便是绪言的目的。我们的“我”是与外界“非我”相对待的，然而同时“我”能觉着与“非我”的关系。所以人若想哲学问题，——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“宇宙念”（Contemplation de Monde）——他立刻就遇见难题：“我”与“非我”的关系，“认识”与“实质”以及“灵魂”与“自然”的关系。固然不错，有时哲学中并无此等问题发生。那是希腊哲学史的最初一期。譬如泰利史（Thales）只说水是一切的物的原始，一切物自水出，一切物复归于水。他并没有问：究竟人的意识对于这一原始物的关系怎样？其他，如以空气为原始物的安纳克西美尼（Anaximenes）亦没有问。然而后来却已重开一时代，那时的希腊哲学家便无论如何逃不过“我”与“非我”、“意识”与“实质”的问题了。直到如今，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。

各种哲学学派对于这一问题当然各有不相同的答案。然而假使细细考察各答案，却可以发见这些答案并不十分差异得复杂而繁多，——那不过是表面上看来罢了。大致这些答案可以分为两方面。

一方面的思想家，都以客观为出发点，或者是所谓实质、自然。此等思想家随后就各自解释：怎样于客观之上加以主观，实质之上加以意识，自然之上加以灵魂。因为他们的解释不相同，所以虽然出发点一致而此派哲学系统不尽相同。

他一方面的思想家，却以主观为出发点，或者是所谓意识、灵魂。当然此等思想家亦应当解释：怎样于主观之上加以客观，意识之上加以实质，灵魂之上加以自然。他们亦各有解释，而各自创造哲学系统。

凡以客观为出发的，——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，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去，——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。而以主观为出发

的，——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。

总之，人对于宇宙的总概念必须先认明一切现象的根本，然后能明白研究这些现象。若是以唯心论为根本观念，我们的研究便无从校正，——因为“心”既是一切现象之源，而心却仅只是不可捉摸的抽象的“观念”。若是以折衷派为根本观念，我们的研究便只能走到半路上：一半是有系统有因果可寻的，那一半却是绝对自由的；——其结果有因果的现象也都紊乱了。所以必须就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，一切结论可以得而校正；以物质基础的考察，实际状况的调查，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，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。——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质现象，而物质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。——这就是唯物主义。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，尤其应当细细地考察这唯物主义的，互辩律的（Dialectique）哲学，——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。

二、唯物哲学之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

现代社会里显然有阶级的矛盾：“有者”与“无者”之间，受雇的工人与雇者的资本家之间，阶级利益的矛盾日益激厉，这种倾向是很明显的；再则，现代的生产制度里一切现象都是无政府的。——对于这种现状的考察便造成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。所以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结论。然而理论方面，社会主义乃是18世纪法国启蒙派哲学之更进一步的、更一贯的学说。社会主义的理论，虽然根据于经济的事实，却亦与其他的新理论一样，最初必先渗入当时的思想界，一社会的思想亦是一种社会现象，所以社会理论往往能代表“时代精神”；因此对于社会的新理论必须先彻底重新审定旧时代之“精神”，就是创造新的哲学，新的宇宙观，——如此，方能确立：——根本的观念不变，对于枝节问题的答案，始终出不得旧思想的范围。

法国启蒙学派于思想上是大革命的先声，他们自己便是革命者。他们不承认一切“威信”。宗教、宇宙观、社会观、国家观，——一切都受他们严刻的批评；一切都应当合于所谓理性，不然，便不应当存在。理性因此便成一切的准则。那时，正是黑智尔所谓“全宇宙放在头里”的时代。——这最初的意义本来是说：人的智力及其所发见的理想应当做一切人类事业及社会制度的基础；后来便更进

一步说：现实生活若与此等理想相矛盾便应当消灭。从前的一切社会、国家的形式既然是非理性的，便都束之高阁；——以前的都是些谬见。过去的事只值得叹息而已。现在方才有些光明；从此一切迷信、特权、冤屈、压迫都应当消灭，而代之以永久的真理、永久的正义，根据于自然律的平等，不可侵犯的人权。直到现代（二十世纪），我们才明白那理性世界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社会：永久的正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；平等只是人人在法律之前的平等；最高贵的人权便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；最理性的国家原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，也和以前的学者一样，跳不出当时社会的时代范围。

法国大革命之后，实现了那理性的社会，设立了那理性国家里的新机关，无论怎样比以前的好，——却始终还远不及真正的“理性世界”。贫富之间的矛盾，不但不消灭，反而更加厉害了。根据于资本主义而发达的工业，使劳动群众的贫苦变成现代社会制度的常态。商业愈益变成投机垄断的性质。革命时代的“博爱”实际上变成商业竞争里的妒忌欺骗。强暴的压迫代以卑污的贿赂。武士的剑代以老班的钱。诸侯的“第一夜权”转移于工业家。娼妓的淫风披靡天下。婚姻制度仍旧是“正式的合法的蓄妓”。一言以蔽之，启蒙学派所预允的人道正义丝毫没有实现，引起社会的大失望。综合这种“社会的失望”的，——便是十九世纪的乌托邦派。

那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资产与无产两阶级间之矛盾，还没有十分发展。无产阶级刚刚从贫苦群众分出而渐成一新阶级之中心，还没有独立为政治行动之能力。我们既是受压迫的，又是所谓“弱者”，必需有外来的自上而下的辅助。这种历史环境便影响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创始家。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及不成熟的阶级意识便生出那不成熟的理论。那些社会问题，还没有十分明晰，——因为经济关系的不成熟，所以解决的方法便专在理论中去求。于是发明新的社会秩序，要想自外而入，强行之于现实社会，或者用宣传的方法，或者简直设立模范社会。这种新社会理想就是所谓乌托邦主义；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愈细密的计画，愈显得是纯粹的理想。

乌托邦派之所以成其为乌托邦派，正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弱，除理想以外不能见实际行动的可能。欧文、圣西门、傅立叶不得不以自己的主观想象创新社会之说，因为当时旧社会里所能组成新制度的成分还没显现得很明切。乌托邦派既然自己想象新建筑的图样，亦就和启蒙派一样，要确定那永久的正义和理性的世界。

然而他们的理想世界比较起启蒙派来，真正不啻天渊之隔……他的意见，以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是不正义的，非理性的；与以前的封建制度同样的应当消灭。理性与正义之所以至今不能实现，仅仅因为大家还不曾正确的知道，——正因为没有伟大的贤智，不知道真理；现在乌托邦派便以此自任。社会现象的大变——社会主义之实现，并非历史发展的结果，必不可免的事实，而是人类之幸运的偶然。假使早五百年“生此圣哲”，人类便能免五百年之斗争和苦难。既然绝对的真理无关于时间空间及人类的发展，那社会主义的发明岂非全赖时机！乌托邦派否定资产阶级的社会，以为是非理性的不正义的，然而他们不能解释他，不能发现真正的动力足以毁灭此社会而创造新制度的。他们只批评旧的而想象新的；那想象的理性虚构一地上的大国，如此而已。

宇宙观及社会观的总概念虽然因社会的突变而移易方向，然而哲学理论之确切与否却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里的根本问题。启蒙派和乌托邦派固然能彻底摧折旧时代精神，却因不能切实于客观社会生活而失败，——只知道社会“应当”如此，却不知道社会研究“是”怎样发展的，当然更不知道从“是如此的社会”怎样进于那“应当如彼的社会”。所以不但应当变更社会观，并且应当变更研究此社会的方法。乌托邦之所以仅有空想，正因为他不变社会哲学的方法。

法国哲学之后，有德国的新哲学，——黑智儿集其大成。此种哲学方才认宇宙是永久的动变、改造、发展之过程，同时竭力研求此动与发展之“内的关系”。于是过去的人类历史已非无意义的强暴现象杂乱堆砌而成，——而现在等绝对的哲学理性来审判罪名，使可立刻置之此地；历史已成人类发展之现实过程，——思想家的责任就在于研究出人类发展的自然途径，而且在貌似偶然里寻出一切过程的“合律性”。然而黑智儿是唯心论派。“思想”对于他，并非实在事物之反映，却说事物及其过程乃是思想之反映于现实者。他所谓“思想”是先天地而生的。因此，一切因果都是倒置，所得现象间之联系乃不切实际。可是汽机的发明引起进步的新阶级，——受雇的工人阶级；而剧烈的阶级斗争，——欧洲各先进国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实现，——那时对于历史的观念方才得到彻底变更的可能。那些从前的经济学家以为劳资的利益是相同的，劳资之间有谐和的可能，自由竞争可以得全国的共同福利等等观念，都受事实的驳诘，暴露他们的虚妄。大工业使潜存于资

本主义生产方法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点，——这种生产方法的破灭已成必不可免的事实。

于是宇宙及社会的变易观便不能不以能“动”能“变”的主体归之于物质：——物质如此流变，所以思想亦反映而流变。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；相斗的阶级都是生产和交易之关系的产物。历史的流变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。社会的经济关系，经济结构是历史的现实基础（Labase），法律、政治、宗教、哲学以及其他思想只是社会的筑物（La surélévation），他们的变迁是随着经济结构而变迁的。于是唯心论便从他最后的“避地”，——社会科学里逐出；并且得着解释“人的意识发源于实质”之方法，不像从前专以意识来解释实质的来源了。

旧时的乌托邦主义，虽然批评资本主义社会，然而不能解释明白他，所以亦没有办法可以颠覆他；他们只能一味的否认资本主义，说他不好。新的宇宙观却给了科学的确定的结论：资本制度与以前的种种经济阶段一样，仅仅是一期间的现象，——生产力的发展及进步的阶级斗争必定能使他败灭。资本制度的秘密发露了剩余价值论，——那是他经济结构里的根基；从此现存制度的“所以不好”，便得有根本上的分析解释。证明了：那“占有不付值之劳动”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，亦就是剥削工人制度的基础；而且剩余价值之最后的归纳地，便是增加积累资本的有产阶级之所谓“社会生产”。如此转辗不已的资本制度生产的过程，已经研究明白，——一切社会现象的枢机本在于此。因有此等伟人的发见：——唯物哲学之历史观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之解析，——所以社会主义，将来社会进展的动象之理论，便能从乌托邦一变而成科学，——此后还当逐步研究证实他呢。

因此，社会哲学——现代的社会之综观及将来的社会之推究，应当：（一）先从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；（二）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；（三）再进于社会主义之解说。

总体框架

绪言 哲学中之唯物唯心论

总论

第一哲学

- 一、宇宙之源起
- 二、生命之发展
- 三、细胞——生命之历程
- 四、实质与意识
- 五、永久的真理——善与恶
- 六、平 等
- 七、自由与必然
- 八、互变律
- 九、数与质——否定之否定

第二 经 济

- 一、社会的物质——经济
- 二、原始的共产主义及私产之起源
- 三、阶级之发生及发展
- 四、分 工
- 五、价值的理论
- 六、简单的与复杂的劳动
- 七、资本及余剩价值

现代社会学

瞿秋白

上海书店 1924 年出版

总 论：社会学之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^{*}

一、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

社会学的定义，至今每一个社会学家各有自己的解释，普通人也不懂得究竟社会学是什么。因此，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学，首先便应当确定社会学之“对象”，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东西；不但如此，尤其要明析社会学的范围。不然，就很有危险，——社会学家往往可以因此劳而无功：研究了半生，结果所研究的仅仅是社会学的一部分，或者简直不是社会学，甚至于写来写去只是几篇通俗的社论，

新闻记者的通信稿。这是因为社会现象异常复杂，近代科学方法还很少和他接触，再则，自然科学的对象纯粹是客观的，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却就是人自己，所谓——
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
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社会学原是很幼稚的科学。号称社会学最盛的美国，有一个美国社会学会，在一九一五年时他居然已经存在了五十年，他做这五十岁生日的时候，举行一次“征求答覆案”，发行纪念特号；结果全美所有的大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定义不同得很；社会学还仅在搜集材料时期，于此格外的明白表显出来了。[看斯摩尔的《美国五十年来的社会学》Amer. Journal of Sociology May 1919, Small: Fif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. (1865—1915)]

那时所谓社会学还是：“因为他是新科学，于是凡在别处找不到容身之所的问题都拥到他这里来，新发见的地方都是爱尔多拉多（‘Eldorado’福地之意，西班牙语），无家可归，无地容身的人都来了：他那最初一期不可免的性质及范围之不确定，使人人都可以来寻他们的避难地。”（见齐美尔之《社会学》——Simmel: Soziologie. 1908.）

社会学处于如此窘境，难道已经加得上“科学”的头衔？实际上却不尽然。从孔德以来，社会学跟着近世人类发展而起，他是现代社会（资本主义的）的产儿。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及内容已经非常复杂，于是就发生研究他的需要：社会之中问题，一天一天的难解决起来，所以不能单用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方法，非有一纪律完整的科学从根本上研究不可。况且人类能制造工具之后，渐渐从脱离“自然”的束缚而想进于脱离社会的束缚；社会不好，也想改造他。然而所谓“不好”，因人而异：有人在这社会里只受“时时恐惧失去已得者”的危险，有人却处于“一无所有，无可再失”的地位。因此，那前一种人只想怎么可以敷衍过去，——所以到处去找弥补办法；他们这样的去研究社会学，实际上当然只能得着社会学的材料于其他科学之中，只多也有社会问题：不是走入歧路，就是琐琐屑屑。因此，他们决不能创造真正的科学，而社会学的定义也找不定，使社会学如此之受苦，变成了：七零八落的破皮统子，胡

投乱塞的百宝箱儿。那后一种人呢，却迫得非追求“不好”的根源（公律）不可，非彻底拆造这所破屋不可；他们这样的研究社会学，因此能洞见底蕴——最初不过只得大纲，而后来自然就能进于精细详密——如此才能得到真正的科学。于是“现代的社会学”才渐渐的成就。

这是从社会学的目的及来源上而论，我们书里自当更加逐步详释上述的理由，现在且从普通论述学术的方法下手，——在这第一章绪言里先说明这“现代社会学”的定义及范围。

第一，社会学若是科学，他必定研究宇宙间各种现象中某一部分；第二，要证明这一部分现象的确应该有一特别的科学来研究他；第三，要确定社会学对于其他科学的关系——各种社会科学当然亦在其内。

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，必定是其他科学所不能研究的，否则社会学无以异于其他科学，就是没有自己的科学领土。其次，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，亦许其他科学亦在研究；然而别种科学决包含不了社会学的对象。

社会学所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
社会学应当答复的问题是：什么是社会？社会的发展或衰灭之根本原因在哪里？各种社会现象相互的关系如何？此等现象的发展之原因在哪里等等。最应当注意的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乃是整个的社会及一切社会现象；其次，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乃是人类的社会。所以社会学的定义当是：“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，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，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。”

可见，研究社会现象而偏于某一种的，便不是社会学。又可见，无机体界、动植物界的现象就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。社会学只研究人类社会，即使亦有时涉及动植物界，也仅只是为社会学而研究的。这两点首先应当注意。

再进便可以论述社会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，——同时亦就是对于社会学对象作更详尽的解释。

社会学的对象，上一节已经略略规定；的确有一定的范围，有一种现象是社会学所研究的。——然而研究“一种”现象的，还未必是科学。要看：这种现象是否特殊的，是否用得着特立一科学来

研究？——因为研究一种现象亦可以仅仅是一种学说。所以若特立一社会学，亦许违背了学术界的“以最少劳力得最大结果”的原则。假使社会现象，如政治、法律、道德等等各有各的科学公律，研究社会时可以持此等公律分各方面去研究便能了事，那时社会学的存在就没根据。社会现象的确是宇宙间各种现象中之一，用分类的方法可以承认这也是一类，然而譬如说竹子或禾本科植物亦是一类，何以又没有禾本科学呢？

所以又有一个问题了：“有没有充分的理由，特别设立一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及其现象呢？”

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先答复下列三层疑义：一、这一种现象本身是否有此等重要的程度；二、是否是 *Sui generis*（自成其为一种），有他种现象所无的特征；三、是否已有别一科学研究？假使此种现象已有别一科学研究，或为别一科学的对象所包含而并无特别的特征，那社会学就简直是多余的。

社会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，及其相互行动，当然是非常之重要。人类当然要想知道此等现象的因果，首先就是实用方面有迫切的需要，近代社会问题式或社会政策式的社会学之发现便是“物证”。科学是生存竞争的工具，而社会学正是适用于人类相互行动方面的工具。因此，社会学的实用上的重要是无可疑的。

至于理论方面的重要与否，却与上述第二第三两疑义大有关系。假使“人类之相互行动”确是自成其为一种的现象，有其他“相互行动”所无的特征，那么，社会学之成立已经有充分的理由。若再发见这一种现象是其他科学所不能研究的，那社会学的存在就有确实的根据了。

二、社会学与理化科学

“人类的互动”是否是自成其为一种的，有以异于有机界及无机界互动的现象呢？很可以说，将来科学的进步，也许能把宇宙间一切现象纳入理化科学和生物科学里去。然而现代科学界里还并没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种真理。现时社会学中往往有应用物理化学公律的尝试，却仅证明人类的互动与理化的过程不尽相同。

此等尝试的成绩很有限。况且，就算人类社会现象能完全与理化过程相比，然而人类社会现象还是自成其为一种的，与普通无机

界的理化过程相异。

譬如莎勒维 (Solvay) 及伏洛诺夫 (Voronoff) 就有这种尝试。他们以社会现象比理化的现象，而往往用理化上的术语来称述。“一切协作是‘力之组合’；社会斗争是‘力之较量’；社会组织是‘力之均势’。”(莎勒维之《“物理心理社会学”的力学初步之公式说明》——Note sur les formules d'introduction à L'énergétique physio-et-psychosociologie.)

然而知道了这样的对比方法，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得着多少成绩呢？实在没有什么。此等公式好呢，本来是“显然的真理”(Truisme)；不好呢，是穿凿的比喻，反而使概念模糊。

再则如哈兰德 (Haret) 及罢尔谢洛 (Antonio Portuendoy Barcelo)，他们更以社会现象比机械。譬如哈兰德说：“个性的总力在他的地盘内，虽经一切形式改换而终是不变的。”(L'énergie total de l'individu dans son champ se conserve constante à travers toutes ses modifications.) ——这是他以个性为物质点，而以环境为“力之地盘”(Chemp de force) 的说法(哈兰德之《社会机械学》Mecanique Sociale)。他们的总意在于：既然机械学的一切原理及公律能适用于一切“力”，则社会力当然不是例外，此种意思，葛腊谢黎 (R. de la Grasserie) 亦有的——稍微不同。葛氏想应当有一“宇宙社会学”(Cosmo-Sociologie)，而人类社会学 (Homo-Sociologie) 仅是隶属于这宇宙社会学的一支。

“这样去研究社会现象并非研究‘人之社会的共同生活’，而仅仅是拿人当作物理学上的‘体’来研究”(莎勒经 Sarokin 之《罪与罚和功与赏》)。人不但是物理学上的“体”，而且还是生物；人不但是生物，而且还有思想心理意识，——而且还能自动的做共同工作，经营共同生活。

无论此等学派怎样证明人及其相互关系完全等于电力，他们始终不能证明人是不是人。物体与物体之关系及其“力”之变更趋向等等可以物理学公律来归纳，而人却除此类公律以外，还有一部分特别的变化及关系，——不是物理公律所包含的。

社会现象与物理学所研究的现象截然不同。他确应有一特别科学——社会学；社会学是独立的。所谓“独立”，当然不是形而上